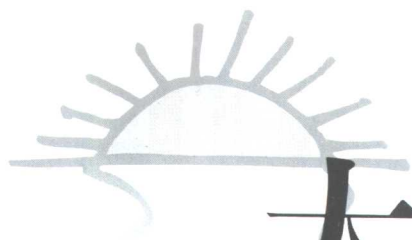


刘广雄 著

太阳 滴 血

作家出版社

神秘的西南边陲·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官兵在与
白色毒魔进行着浴血奋战……
出生入死交织爱恨情仇·英雄美人演绎悲欢离合·
为人类健康和尊严而战的硝烟远未散尽。



太阳滴血



刘广雄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滴血/刘广雄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12
ISBN 7-5063-2276-5

I. 太…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857 号

太阳滴血

作者:刘广雄

责任编辑:王宝生

装帧设计:蝶之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10 千

印张:12.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76-5/I·2260

定价:20.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彩云之南四千多公里神秘的国境线上，长年驻守着一支同样略显神秘的武装部队，这就是云南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多年来，这支部队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和支持下，对稳定边境安宁，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维护边境秩序，坚决打击毒品犯罪的斗争中，这支部队建立了不朽功勋，涌现出了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缉毒先锋站”光荣称号的木康公安边防检查站等一大批先进单位和一大批英雄、模范，成为矗立在祖国南疆的一道钢铁长城。

在总队党委的总队政治部的关心支持下，以木康站等先进单位为背景，结合多年来云南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大量的战斗和工作实践，我们创作了这部反映公安武警边防官兵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力图以缉毒斗争为主线，集中展示了云南边防官兵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和情感生活，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具有时代精神的边防官兵形象，揭示了禁毒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表现了公安武警边防官兵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誓与白色毒魔浴血奋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概。

小说毕竟是虚构的艺术。小说中的南疆公安武警边防支队，应该说是云南边防基层一线部队的高度缩影；小说的人物，有的在生活中可以找到原型，有的则综合、提取了大量英模人物的性格、经历和特征。小说中没有对号入座，而现实中的英雄，历史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的边防事业作出的艰苦奋斗和卓越奉献。

共和国的旗帜上将永远飘扬着公安边防官兵血染的风采！

全人类的和平、健康与尊严将永远铭记中国公安边防官兵付出的爱！

作者简介

刘广雄，1992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曾先后供职于昆明钢铁集团总公司及《昭通日报》社。1998年，因创作成绩突出，特招入伍至云南武警边防总队，现为该部《边防战士报》上尉记者。

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解放军文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40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等刊物选载，并多次获奖。著有长篇小说《双刃剑》，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出版。《太阳滴血》为其第二部长篇小说作品。

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云南省签约聘任作家。

根据本书改编的
电视连续剧,已由中央
电视台拍摄制作。

责任编辑 王宝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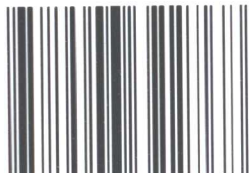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李丽嘉

内容简介

神秘的西南边陲，境内外毒枭处心积虑打通黑色通道；英勇的武警公安边防部队官兵誓与白色毒魔浴血奋战到底。缉毒警官在毒品交易现场被枪杀，引出真假莫辨的连环卧底。刀光剑影中，既是战友又是情敌的两个男人如何面对情场战场的两难选择？引蛇出洞缉毒英雄忍辱负重，赤胆忠诚边关铁卡屡建奇勋。由罪恶、阴谋、美色、金钱和暴力编织的黑色网络刚刚被撕破，年轻的边防缉毒官却又悄然隐入茫茫夜色……出生入死交织爱恨情仇，英雄美人演绎悲欢离合，为人类健康和尊严而战的硝烟远未散尽。

小说在边境地区缉毒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和长期性的大背景下，首次展示了中国武警公安边防部队神秘的战斗生活。

ISBN 7-5063-2276-5



9 787506 322768 >

ISBN 7-5063-2276-5/1 · 2260

定价：20.00 元

第一章

1

午后，正是亚热带边城东康气温最高的时分。太阳把一束束挟带着火焰的箭簇射向怒江下游的这个坝子。阳光越过高大的椰子树，投射到街道两侧高矮错落的建筑物上，最后落到“勐陇沙”宾馆的外墙上。

东康县是南疆市的市府所在地。早些年南疆因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边疆闻名海内外。由东康县往南一百公里，就是国门所在的瑞江市，因此近年来红红火火的边贸和旅游又使南疆再度成为引人瞩目的热区。

阳光穿过“勐陇沙”咖啡色的玻璃门之后不再明亮得刺眼。一行人匆匆穿过大堂，走进电梯。电梯在三楼停住，他们匆匆走出电梯，拿出钥匙牌，打开 318 的房门，进入房间后迅速消失了。与平常出入“勐陇沙”那些成群结伙的客商不同，这些分明很熟悉的人却没有一个人说话，安静得仿佛正在做一个无声的游戏。

大约半小时之后，一个中等身材，长着一张边地人常见的黑红色憨厚面孔，穿一件黑色短袖 T 恤的年轻人，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密码箱出现在正对着 318 的 302 房门口。坐在三楼服务台后面的傣家小卜哨仿佛很随意地看了他一眼。

来人腾出一只手，打开了房门。进门前他回头看了看空无一人的走廊。门被虚掩上了。

十分钟后，另一个穿着白色 T 恤衫，手拎密码箱的男子出现

在“勐陇沙”宾馆的大堂里。他仿佛对电梯不感兴趣，而是踏上了铺着红色杂花地毯的楼梯。白衣人穿过约略有些阴暗的楼道，径直来到302房间门前，他没有敲门，就像他本来就是这个房间的房客一样，推门走了进去。

“咔嗒”一声，302房间的门锁上了。

坐在服务台后面，刚才还仿佛瞌睡着的小卜哨站起身来，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姑娘。她拎起一只不锈钢暖瓶，走到302房间门前，轻轻敲了敲门，用职业性的、非常温和的声音叫道：“服务员，送水。”

房门大约二十秒钟后打开了。

小卜哨进了房间，很快就空着手出来了。

就在这时，318房间里走出一个大大咧咧的男人，他追着小卜哨的背影，大声喊道：“小卜哨，卫生间里没有热水啊！”

小卜哨回头一边说着：“大哥，不会吧，我来看看。”一边跟着男伤进了318的门。

越过窗纱的阳光照耀着屋子里的几个男人以及腾腾的烟雾，照到挎在他们腋下的手枪套上。

“高队——”小卜哨一进门就改了称谓，而且脸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不是他！”伪装成宾馆服务员的南疆公安边防支队侦察大队少尉侦察员钟亚琼肯定地说道。

被钟亚琼叫做“高队”的男人，大名叫高松，南疆公安边防支队侦察大队少校大队长。钟亚琼说完，高松轻轻咬了咬牙。他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转身走到窗前，撩开窗纱看了看街上的动静。明亮的阳光使他轻轻地眯了一下眼，他看见宾馆对面的椰子树下有两个擦皮鞋的年轻人，正无所事事地交谈着什么；他还看见宾馆侧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外来的旅游者，他们仿佛走累了，正坐在椰子树下的长椅上歇歇脚……他们都是侦察大队的侦察员。确定外围布控没有任何纰漏后，他转过脸来，果断地命令道：“再等等，小钟出去，守住楼道口。”

直到一个小时前，最后一次情报显示：在逃多年的大毒枭马远一定会出现在“勐陇沙”。此刻出现在302房间里的既然不是马远，那一定是他派来“探路”的马仔。确定安全后，马远也许会通知马仔换个地方——高松固执地相信自己的判断：马远一定会来。

想到这里，高松情不自禁地伸手摀了摀塞在耳孔里的那只小耳机。

两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侦察大队少尉参谋王小强心里有些发毛了，他抬起头来，望着高松的脸：“高队，动手吧！”

高松非常轻而又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302房间里传来了一声轻响。然而就是这一声轻响，却使高松的头“嗡”地一声，无异于一支黑洞洞的枪口顶到了他的太阳穴上。

318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片刻之间作出了判断：枪声！

高松只来得及挥了挥手，几名侦察员已经拔枪在手，猛虎一般扑向了302房间。

2

冲在最前面的王小强飞起一脚，302房华而不实的木门应声而倒。王小强就地一滚，又是一声枪响，子弹越过王小强的头顶，射到楼道里包裹着墙绸的墙壁上，腾起一股烟尘。跟随高松参加行动的几个人都是老侦察员，没有人惊慌失措地朝屋里射击，而是相互掩护着。只是短短的一瞬，包括高松在内的四名缉毒警官已冲进了屋子里。

枪口仍在冒着蓝烟的手枪握在白衣人的手中。刹那间四个持枪的男人已经涌到他的身前，白衣人慌忙之中企图再次扳动扳机。王小强就地跃起，准确地一脚踢到白衣人拿枪的右手腕上。手枪尚未落地，高松等人一拥而上，紧紧地摀住了白衣人。

身着黑色T恤的年轻人倒在血泊中，地上是翻倒的圆桌以及两只打开的密码箱。从一只箱子里飞出的钞票花花绿绿地落了一

地，另一只密码箱里空空如也。高松一个箭步扑到两只眼睛大睁着的黑衣年轻人跟前，一伸手就把他的头托到了怀中。年轻人张开嘴，喉咙里发出艰难的“哦哦”声。高松把耳朵贴近年轻人的嘴巴，试图听清年轻人喉咙里发出的音节，然而他什么也听不清楚，只能看到黑色的血，吹着泡泡，汨汨地从年轻人胸口上那个触目惊心的枪口里涌出来。紧接着高松感到自己的胳膊猛地一沉，他盯住年轻人的眼睛，看到一丝亮光正在那双清亮的瞳孔里慢慢地黯淡下去，终于像一支燃到尽头的蜡烛，爆起一个明亮的烛花，然后，熄灭了。

白衣人被侦察员们抓住手脚，四脚朝天地拎出去之后，高松松开抱住年轻人的手，轻轻地把年轻人平放到地板上。然后他伸出双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挨着墙跟儿慢慢地蹲了下去。

他甚至不敢再看一眼静静地躺在地上的黑衣人。那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是：南疆公安边防支队垭口公安边防检查站一级士官邢刚。

3

邢刚牺牲的整个过程是后来提审了白衣人才弄明白的。

白衣人李才旺走进 302 房间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兄弟，你比我想像的年轻。”

黑衣人邢刚笑了笑，白衣人敏锐地注意到他笑得有些不自然。果然，黑衣人立即问道：“你不是马大哥。我说过了，只和马大哥做生意，我只信得过他。”

白衣人拉过一把椅子，在邢刚的对面坐了下来：“马大哥让我先来看看钱，货样我也带来了。等我看过钱，你看过货，我打电话给马大哥，我们换个地方成交。”

邢刚咕哝了一句：“马大哥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婆婆妈妈。”

黑衣人冷笑一声：“公安和边防的猫爪子太利了，不得不防一手。”

这些对话都通过携带在邢刚身上的监听器清晰地传到了318房间高松耳朵里。那个精致的监听器插在邢刚手机的耳机插孔里，就算毒贩对邢刚搜身，也一定会把监听器当成手机的耳机而忽略过去。

高松后来想，正是这几句对话使他相信了马远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因此迟迟没有发出抓捕的命令。

接下来的情况是高松没有料到的。邢刚站起身来拿起密码箱放到桌上，却没有急于打开箱子。通过监听器，高松听到邢刚咕哝着说：“你们做生意怎么这样不爽快，钱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白衣人又笑了：“马大哥让我眼见为实。”

接下来，监听器里的声音就中断了，直到那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

当时的情况是，白衣人随后也拿起密码箱搁到了桌子上，然后他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地打开了密码箱；当邢刚看清楚箱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支上了消音器的9毫米柯尔特左轮手枪时，白衣人手中的枪已经响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仍然身着便服的高松咬牙问道。

白衣人抬起头，一眼就看到了高松的眼睛，那双通红的眼睛里冷冷地闪着光。白衣人李才旺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因为他从那双通红的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可以称之为“杀机”的寒气。

“我大哥手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货，而且也送不进来。”白衣人李才旺垂下头，低声说道。

“马远这样做，就不怕坏了‘道’上的规矩？”高松再次厉声喝问道。

“大哥跟省城和广东的老板都联系过了，他们最近都没有派人到这边来进货。大哥说，一直和我们谈着的这个人要么是不常打交道的北方人，要么是个刚上道的生水子，干脆把他做了抢钱。”李才旺的头垂得更低了。因此他不可能看到高松猛然转过身去，目光死死地盯住了审讯室的墙壁，仿佛那儿有一个窟窿，而马远就藏在

那个窟窿里，正冷冷地发出耗子磨牙般的笑声。

4

南疆公安边防支队参谋长田立乘坐的“三菱”越野吉普车驶进垭口公安边防检查站的营区时，少校站长吕跃正在向当地林业公安部门的同志移交一批查获的野生蛇。

从东康县往北二十公里，就是垭口公安边防检查站。始建于二十年前的垭口站，地处国门瑞江到云南省会省城的一条陆上交通干线中段，是进出中 M 国边境地区的重要关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令，垭口公安边防检查站主要担负着依法对进出边境管理区域的人员、车辆、货物实施验证，检查，打击内潜外逃、走私、贩毒、贩枪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任务。垭口站不仅是南疆支队的标兵单位，而且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缉毒先锋站”的光荣称号。

垭口站的光荣是属于整个公安边防部队的。

这天早晨，士官高培军在检查一辆拉竹子的货车时，发现竹子下面藏有数十个竹筐。经验丰富的小高只用一根细竹棍捅了捅，立即判断出竹筐里装的是蛇。仔细检查的结果表明，这是一批企图偷运过关，贩往内地的珍稀动物“八步蛇”，共计六十四箱，近一千公斤。

远远地看见田立下了车，吕跃吩咐副教导员张兴强招呼好前来接收蛇的林业公安同志，转身朝营区走来。令吕跃稍稍感到有些奇怪的是，田立下车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电子监控室，而是引颈四顾，看到吕跃正迎着他走过去，田立急步向吕跃走了过去——不是急走，他甚至小跑了两步，可能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田立这才停止了跑动。

走到离田立约五米的地方，吕跃站住挥手敬礼。他注意到参谋长还礼的时候动作约略有些慌乱，吕跃脱口问道：“参谋长，怎么啦？”

田立紧跨两步，走到吕跃身边，贴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出

了点纍漏，邢刚同志他……牺牲了！”

吕跃几乎是本能地从田立身边跳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噤着问道：“参谋长，你不是开玩笑吧？”

田立显得有些尴尬地搓着手：“天大的事，我敢拿这种事开玩笑？”

吕跃的脸一下子白了。

大约一个月前，埡口站士官邢刚在一辆吉普车的备胎里查获两公斤海洛因。对驾驶员进行突审的结果表明，这两公斤“货”是大毒枭马远送到境内来“探路”的。案情迅速上报支队以后，支队党委认为此案有深挖的价值，决定由侦察大队继续延伸侦破。由于邢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悉本地各民族语言，而且机智灵活，侦察大队报请支队党委同意后，邢刚被借调到专案组参与此案的侦破工作。在高松的安排下，邢刚通过中介与马远取得联系，声称手里有现钱，需要一大批货，但前提是要面见马远亲自谈这笔生意……没想到狡猾的马远居然玩起了“黑道”尚且不齿的“黑吃黑”，最后谁也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听田立大致讲完事情的经过，吕跃红着眼眶咕哝了一句：“邢刚家就这一根独苗苗，你叫我怎样面对他老父亲？”

5

邢刚的父亲是6月25日接到通知后来到南疆边防支队的。这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退役后又在矿山干了一辈子的老人走进南疆支队的大门时已经擦干了眼泪。南疆公安边防支队政委杨瑞龙大校、支队长王天健上校一直迎到了大门口。从大门口到停放烈士遗体的大礼堂，道路两侧每隔三米就是一名持枪肃立的战士。随着值班警官“敬礼——”的响亮口令，老人出现在队伍前方时，所有持枪的士兵“咔”地一声将上了枪刺的“81-1”式自动步枪举到了胸前，与此同时，所有警官的右手齐刷刷地挥向帽檐的右侧。

老人迟疑了一下，然后缓慢地伸出右手，巍巍颤颤地迎着队列还了一个军礼。

所有人的眼睛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湿润了。

老人咬紧牙关，整个脸看起来像一颗被岁月的风尘吹干了的硬核桃。他的眼睛肿着，脸上却没有一丝泪痕。他平静地，迈着标准的步兵操典步伐走过队列，在杨瑞龙政委和王天健支队长的陪同下走进了邢刚的灵堂。

邢刚安详得仿佛睡着了，他的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军旗。

老人走到儿子的身前，弯下腰仔细地看了看儿子的遗容，神态平静得如同父亲深夜里来到儿子的床前，只是看看儿子有没有盖好被子。紧接着，老人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他转过身来，对杨瑞龙政委轻声说道：“我要看一看小刚的枪口！”

杨政委迟疑了一下，他担心老人看到枪口后受不了那样的刺激，试图委婉地拒绝。然而老人的表情是不容置疑的。杨瑞龙和王天健对视了一眼，王天健走上前去，轻轻掀开国旗，轻轻解开了邢刚军装胸前的钮扣。

老人俯下身去，仔细看了看那个致命的枪口，轻轻点了点头。老人伸出手，试图替儿子重新系上胸前的钮扣，然而他的手抖得厉害，无论如何也无法把钮扣扣进扣眼。老人的眼泪就是那一刻再次落下来的，“扑扑”地打到自己青筋毕露的手上，打到儿子的军装上，最后落到那个仿佛深不见底的枪口里。

王天健流着泪，伸出手，替老人将邢刚胸前的钮扣扣好。

老人突然转过身来，招手让已经哭成泪人的邢刚的两个妹妹过来。女儿们围住老人，只听见老人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看清楚，你哥哥他是被枪打死的。他是在缉毒的战场上被敌人用枪打死的，你哥死得值，因为他是一个好兵，他是一名真正的军人……”老人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站在近旁的几名警官心头霎时如遭重击。

政委杨瑞龙扶着老人，含着眼泪说：“老人家，有什么要求，

您就尽管提吧！”

老人轻轻拍了拍政委的手，伸手把邢刚的大妹邢虹拉到政委跟前：“政委，我只有一个要求，明年，小虹高中毕业了，还让她到部队，接她哥的枪，行不？我就这一个要求……”

泪水“哗”地一下涌出了杨瑞龙的眼眶。

6

高松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喝闷酒。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邢刚那一双正在放大的瞳孔仍然像一块沉甸甸的铅块压在他的胸口，一扯一扯地坠得他心尖抽疼。

高松不是没有见过死人。前几年武装贩毒猖獗时，高松率人设伏堵卡，亲手打死过一个开枪拒捕的毒贩。当暗黑的血涌出那个毒贩的胸口，垂死的毒贩鼓着一双死鱼样的眼睛望着天空时，高松感到恶心欲呕。当高松还是一名少尉排长时，他的老指导员，就是在一次抓捕枪贩时，被枪贩扔出的手榴弹炸死的——弹片切断了老指导员的股动脉，鲜血像喷泉一般从老指导员的大腿根部喷射出来。高松把身子扑到老指导员的身上也无法阻止鲜血的喷涌。卫生员一把将高松扯开，试图用急救包勒住血管止血。然而一切都晚了，高松亲眼看见老指导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脸色慢慢白得像一张纸，轻飘飘的，像一只风筝可以飞到天上去——那一次，高松感到胸膛里窝着一股子火，他狠狠踢了被抓获的枪贩一脚。那一脚踢得那样狠，以致于那名枪贩一个月后被执行枪决时仍然一瘸一拐地走不稳，而高松的脚背上也肿起了老大一个包。枪贩被枪决后好长一段时间，高松的脚背一直乌青着，每天晚上洗脚的时候，那块乌青就让他想起老指导员，想起老指导员最后那白得像风筝一样的脸。

而这一次不同，高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感到虚脱，感到没劲儿，感到心痛如割。他知道如果白衣人一进302，自己就按原计划下达抓捕命令，邢刚现在就一定还会活蹦乱跳地活着。高松不敢去见邢刚的父亲。那位可敬的老人与儿子的遗体告别时的情景高松听